

冊九

書名 駁案成編不分卷
 撰者 清 洪彬 輯
 卷 冊九
 內容分類 史-政書 法令-刑案
 索書號 大木-法類-例案-16
 編號 B385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85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例案-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駁案成編不分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駁案成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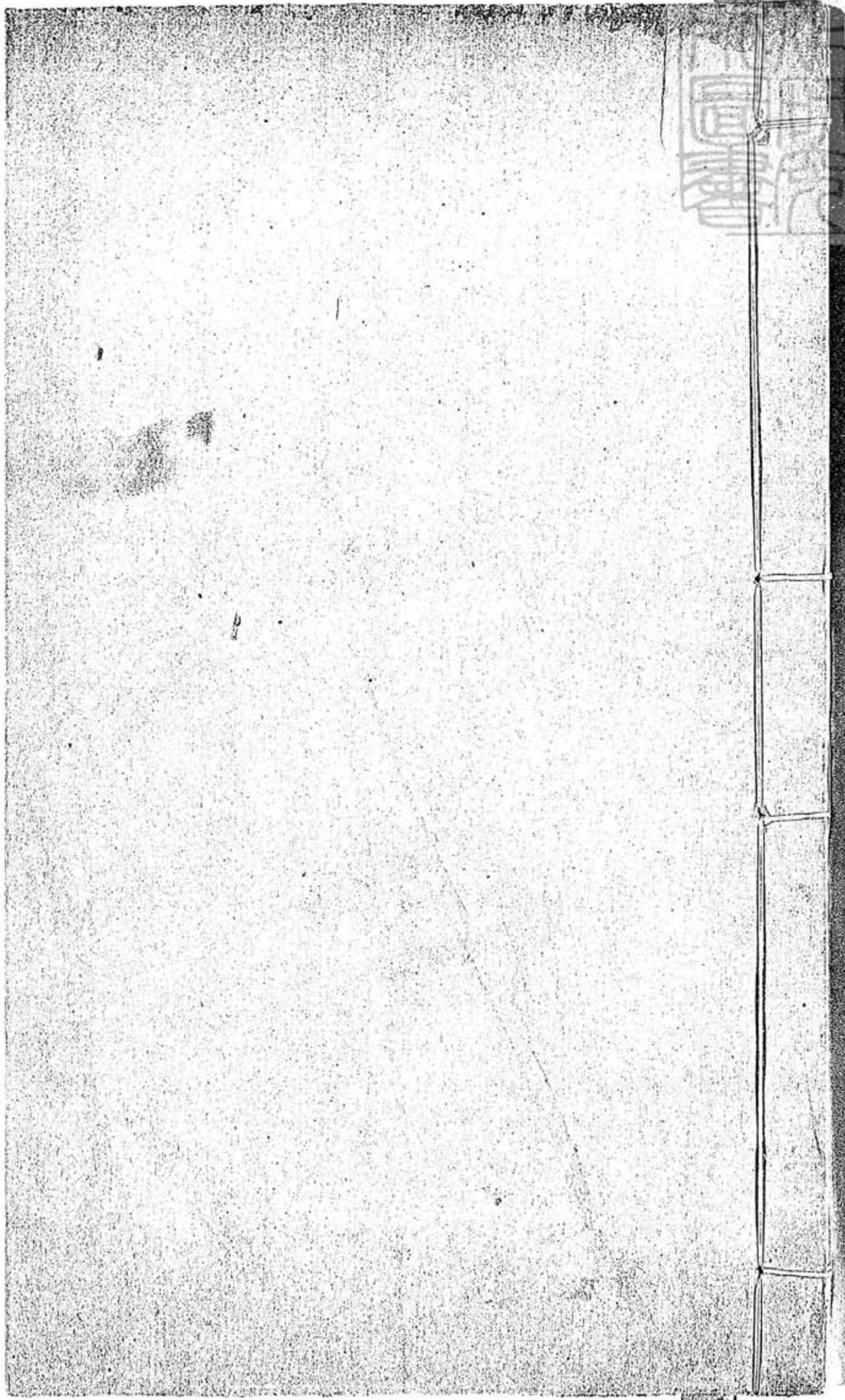
祁門恂齋洪彬纂輯

山西司

一起為報明事祁縣民逯廣扎傷任談成身死一案據山西
 撫石 審理將逯廣依闔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臣
 以任談成抱住逯廣壓腿扭手強欲雞姦以致逯廣不
 爭扎希圖鬆手摸刀抵拒扎傷任談成右腿其任談成
 行強姦之處不特同宿之范精致與雇工范茂旺供詞
 鑿即任談成自知有罪求免報官是逯廣實因任談成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湖廣司

起為詳報事據署湖南巡撫宋 審題綏寧縣民張棟梁
發掘遠年祖塚并燒毀骸骨一案緣張棟梁與已故監生
張侶侯係同族無服兄弟張侶侯胞叔張應科物故乏嗣
張應科之妻楊氏立繼張棟梁為子其祖遺田產先與張
侶侯各半分管惟宅基公場公共未分因屋場冲山內葬
有張侶侯十一代遠祖張書忠并祖母劉氏墳二穴張侶
侯張棟梁公同掛掃詎張棟梁以餘山甚多先私賣一塊
與本生姊夫胥永裔得價六兩胥永裔進葬張侶侯聞知
往阻嚷鬧喊稟該縣審明公共墳山不應盜賣盜葬將張



棟梁胥永商等分別責懲立押起遷追契塗銷結案詎張棟梁尚圖翻斷於是日回家起意窆墳裝窆以為另訟張本預備瓦罐率領伊子張老雙并邀佃戶伍子貴各帶鋤箕張棟梁自携杉木瓦罐齊抵張書忠墓所伍子貴當與張老雙帮同刨窆掘開土穴見有朽爛棺板丟置山地穴內僅存頭骨半邊脚骨四根及不全小骨張棟梁初意年久朽骨無多欲將帶去瓦罐裝貯後見脚骨四根罐小難裝俱檢入畚箕之內將空罐埋藏穴底以為後日爭訟創試並無棺骸復用土填面安放杉木一段留為窆堆指証築成假堆將板燒燼鏟土棄灰滅跡携骨歸家安放空倉

之內又思張書忠雖係張侶侯遠祖伊已承繼亦圖福蔭惟恐年久枯骨不賦庇及繼孫欲用火燒紅刺血滴入另葬遂於是夜將骨殖於中堂焚燒不及滴血已成灰燼將碎骨連灰用紅布口袋盛貯仍安倉內一面至山搭棚看守窆堆一面赴縣翻控經張侶侯查知呈訴集訊之下兩造各執一詞俱具結請勘經該縣親往驗明堆土新鮮飭令刨出起出假窆杉木并穴底瓦罐究訊張棟梁等供悉前情起獲骨灰通詳飭審屢審不諱查張棟梁與承繼遠祖張書忠已隔十一代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將張棟梁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張老雙伍子貴擬

馬纂局編
遣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奴婢發掘家長墳塚開棺見屍者為首斬決為從斬監候毀棄死屍者皆斬子孫犯者俱照此例科斷又例載愚民惑於風水擅稱洗筋名色將已葬父母骸骨發掘占驗吉凶者以毀棄坐罪幫同之人俱以為從論又名例稱祖父母者高曾同稱孫者曾元同各等語至高曾而上至於遠祖其服雖盡而本本水源自不得以服盡遽同凡論今張棟梁既係承繼張應科為子是張應科之遠祖即屬張棟梁之遠祖乃該犯因盜賣十一代遠祖張書忠墳山經伊堂兄張侶侯喊稟受責該犯輒思翻斷起意挖墳裝窰以為另訟創試之

地遂率領伊子張老雙并佃戶伍子貴將伊遠祖張書忠墳塚發掘刨出枯骨又復圖蔭子孫燒骨滴血致成灰燼忍心害理不法已極自應按例科斷以懲殘忍該撫乃因張書忠係張棟梁承繼十一代遠祖並無服制將張棟梁照凡人開棺見屍律擬以縲首情法實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宋 將張棟梁改依奴婢發掘家長墳塚開棺見屍毀棄者斬決子孫犯者照此例科斷例擬斬立決張老雙改依奴婢發掘家長墳塚開棺見屍為從子孫照科例擬斬監候伍子貴仍照原擬發遣具題於乾隆二十八

年二月二十三日議覆二十五日奉

旨張棟梁著即處斬張老雙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
議

江西司

一起為報明事據江西巡撫常 審題新喻縣曾老三等毆
傷竊賊李瞎子身死一案緣李瞎子籍隸靖江曾在曾老
三家帮工素無嫌怨有曾老三家借住之木匠羅九萬出
外請賑將大門虛掩曾老三與兄曾清六并工人吳三苟
俱在廳堂做草鞋不期李瞎子乘間挨門進內將吳三苟
羅九萬被窩兩牀并曾老三袋內食米三斗一併偷出曾
老三等當未知覺迨吳三苟進房見被失去始行喊叫曾
老三以賊逸不遠隨喚同伊兄曾清六并羅九萬吳三苟
各帶棍擔前往追捕曾老三之弟曾老六亦徒手尾隨行

至路亭羅九萬瞥見一賊挑贓前行隨用扁擔毆傷賊人左腿賊即將贓丟棄帶擔奔逃曾老三因見丟被一撻疑止一狀即同曾清六等上前追趕曾老三先趕至港北田內離城不遠賊即轉身用擔向毆曾老三以禾擔格落扁擔賊即轉身奔跑曾老三用擔向毆致禾擔鐵嘴傷賊腦後左邊蹲地曾清六等踵至認明賊係李瞎子曾老三追問尚有被窩一牀藏匿何所李瞎子並不回答曾老三隨拾起扁擔同曾清六等欲拉李瞎子稟官追究轉至巷南田內李瞎子滾地混罵曾老三隨同曾清六等將其衣褲剥下李瞎子喊罵曾清六用棍毆其左臂膊兩處吳三苟

亦用擔擊其左腿李瞎子賴地不起曾老三恐其凍壞將剥下衣褲丟下給還止將衫褂帶回意在稟官作據迨回家查看兩被捲作一起贓已全獲閉門就寢詎李瞎子腦後傷重於是夜殞命將曾老三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闔殺論律擬絞監候羅九萬等依餘人律擬杖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此案竊賊李瞎子乘晚挨門入曾老三家內將工人吳三苟並借住之羅九萬被二牀及曾老三米袋食米一併偷出吳三苟等查知被竊即與羅九萬曾老三曾清六曾老六等一同追捕羅九萬見賊人挑贓前行擔毆其腿賊人棄贓帶擔奔跑曾老三尾追賊入

轉身用擔向毆曾老三格落其擔毆傷賊人腦後蹲地認
係李瞎子欲拉送官李瞎子滾地辱罵曾清六棍毆其臂
吳三苟以擔毆其腿李瞎子因腦後傷重逾時殞命細核
案情李瞎子黑夜偷竊被米人駐並獲事主曾老三追逐
將及反敢轉身用擔向毆是已有拒捕情形曾老三格毆
斃命自有毆死竊賊正條乃該撫既已審明李瞎子偷竊
屬實又將曾老三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抵殊與律
例未協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撫湯 將曾老三改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
至死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

年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議覆二十七日
奉

旨依議

陝西司

一起為訪聞事據西安巡撫鍾 審題城固縣民劉文輝等
殺死何天文私埋一案緣劉文輝係余士智之子自幼繼
與劉姓為嗣有富平縣徐可法在該處開張酒坊與劉文
輝生父余士智合夥賣酒余士智隨令劉文輝將徐可法
拜為乾父因有隣邨之貨郎何天文時至劉文輝邨內售
賣貨物劉文輝之妻王氏曾向何天文賒欠貨錢未償何
天文至氏家索討適劉文輝外出何天文遂將王氏調戲
成姦迨後乘便姦好劉文輝並不知情嗣何天文復赴王
氏家拉氏上炕行姦適被劉文輝之弟劉妙通子歸家窺

見王氏即囑劉妙通子切勿聲張何天文避歸迨劉文輝
回家劉妙通子密行告知劉文輝忿恨蓄意殺姦隨將王
氏毆詈并向余士智徐可法告訴徐可法亦忿激慫恿迨
該處河灘邨演戲何天文背負貨包前赴戲場飲酒已醉
復赴徐可法酒坊沽飲劉文輝撞遇觸起前忿即欲當時
殺害徐可法禁阻不聽隨答以酒坊不便令其誘至劉文
輝家內殺害劉文輝畏法央徐可法偕往仗膽隨誑何天
文赴伊家飲酒何天文允從劉文輝令徐可法代携何天
文貨包伊即携酒同至家內時王氏在伊母家未歸劉文
輝今何天文復飲沉醉倒卧炕上劉文輝即取鑱刀徐可

法按其兩脚用鑱刀砍傷何天文咽喉登時殞命經縣訪
聞拘訊不諱將劉文輝依謀殺造意律擬斬監候徐可法
依為從加功律擬絞監候劉王氏擬以枷杖等因具題經
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姦夫已離姦所本夫殺非登時
依不拒捕而殺罪人不拒捕而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
候等語此案何天文與劉文輝之妻王氏通姦業經劉文
輝之弟劉妙通子窺見向劉文輝告知劉文輝聽聞忿恨
即已蓄意殺姦嗣在徐可法酒坊與何天文撞遇又欲當
時殺死因徐可法以酒坊不便阻止始央同徐可法將何
天文誑至伊家砍傷斃命姦情既屬確鑿又未別因他事

起衅揆情定法自有本夫殺非登時依不拒捕而殺之正
條乃該撫既稱劉文輝因何天文與伊妻通姦忿激致死
又復援引謀殺之律問擬殊屬未協應令該撫詳核案情
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文去後續據該撫鄂
將劉文輝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擬絞監候徐可法
擬杖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議覆十八日奉
旨劉文輝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司

一起為呈報事據浙江巡撫蒞 審題東陽縣民吳維等毆
傷樓貴生身死一案緣吳維先曾犯竊遇

赦釋放不復為匪與樓貴生同莊居住素無嫌怨乾隆二十六
年六月內有諸暨縣賊匪蔡永三來至樓貴生家住歇至
九月初四日蔡永三起意與樓貴生長子樓照瑞行竊李
貴如李祖苞兩家變贓分用事主報縣差緝未獲十七日
有同莊居住之金其生見蔡永三久住樓貴生家恐其貽
害地方告知舊保樓子千商同拿送適遇吳維邀同協捕
吳維即携樓子千家舊存鐵尺同往將蔡永三獲住并扭

樓貴生次子樓素瑞欲行送官樓貴生見非奉官差拿即持木棍出阻金其生拳毆樓貴生右腮朕樓貴生用棍回毆被樓子干接住扭奪致棍頭撞傷樓貴生右乳樓照瑞亦持扁擔出護被金其生奪落回毆樓照瑞頂心吳維見其父子拒阻恐被奪犯即用鐵尺毆傷樓貴生右肩甲右脊脊二處當經隣人葉君輝等勸散吳維等隨將蔡永三等帶至樓子千家意欲次早送縣詎樓貴生傷重即於是夜殞命屢審不諱將吳維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此案樓貴生窩賊蔡永三與子樓照瑞肆竊為匪金其生因係隣佑恐其貽害地方告知舊保樓子干

轉邀隣人吳維同往協捕先將蔡永三獲住并欲扭樓照瑞送官樓貴生父子即各持棍擔回毆吳維見其父子拒阻恐致奪犯用鐵尺毆傷樓貴生斃命是樓貴生窩留竊匪本係有罪之人吳維與金其生同為隣佑原有協捕之責賊匪為害地方自當即行擒拿送官豈有不慮乘間遠颺必待稟官始行差拿之理况樓貴生父子持仗逞兇肆行強橫吳維恐其奪犯幫同毆打適傷斃命自有隣佑捕賊毆死賊犯之例該撫既稱樓貴生窩匪行竊自有應得之罪又以吳維等並不稟官差拿照闕毆定擬殊未允協應令該撫詳核例義再加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馬案成結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熊 將吳維改依隣佑人等直前追
捕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
打至死減闔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在

恩旨以前應減為杖一百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議覆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

湖廣司

一起為乞償兄命事據湖南巡撫馮 審題安化縣民譚洪
開毆傷劉漢三身死一案緣譚洪開與劉漢三同邨無嫌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內劉漢三在蕭燦士門首買布竊取
賣布人白布丈餘經賣布人查詢爭鬧而散蕭燦士見而
理責劉漢三分布三尺給與蕭燦士擲還不受十月內保
正梁廷獻等稽查地方匪類蕭燦士即以劉漢三竊布之
事告知隣衆適譚洪開吳廷相劉漢三一同在場劉漢三
亦自認匿布之事不諱譚洪開欲罰劉漢三銀兩修路劉
漢三不依吳廷相以譚洪開不應一人出頭科罰出言袒

護與譚洪開爭鬧經衆勸散至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夜
劉漢三在吳廷相家閒談有近隣彭添聲一同在場劉漢
三言及譚洪開當衆欺辱約同吳廷相彭添聲欲砍譚洪
開山竹報復洩忿俱各允從即於是夜五更時分各執刀
斧同至譚洪開屋後山上砍竹五十餘株棄置在山譚洪
開聞聲起聽知係劉漢三等語音喚同伊弟譚哲仁同往
阻止譚哲仁甫起穿衣譚洪開即執柴棍先從小路遶至
陳公塘大路口邊等候捕捉見吳廷相彭添聲轉回先過
一人不敢出敵劉漢三後至時將黎明譚洪開尾隨身後
用棍打傷劉漢三右後肋劉漢三身向前竄譚洪開又用
棍頭戳傷劉漢三左後肋劉漢三轉身喊叫舉斧向毆譚
洪開用棍抵格適傷劉漢三左額角倒地吳廷相等聞聲
回救譚洪開畏懼而退並將伊弟譚哲仁阻回吳廷相等
往投劉漢三之弟劉象賢同至背回於初六日殞命屢審
不諱將譚洪開依闔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
衙門議覆查劉漢三偷人布疋因譚洪開議欲罰銀修路
輒挾嫌率人乘夜將譚洪開山竹砍伐數十株譚洪開知
覺持棍往查毆傷劉漢三左肋劉漢三轉身喊叫舉斧拒
毆譚洪開又用棍抵傷劉漢三左額角次日殞命查劉漢
三糾人乘夜砍伐山竹其本圖洩忿並非偷竊之情乃係

馬案成錄
同夥背後私商之語事主何從而知其聞聲起捕安能預
辨其是忿非竊且懷忿乘夜盜砍與尋常盜砍又何分別
若以竹未取去為辭則凡未得財與棄贓之賊俱可藉口
今乃置盜砍拒捕情節於不論直以鬪殺問擬揆之案情
殊未允協應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續據該撫陳 將譚洪開改依罪人拒捕捕者格殺
勿論律免其治罪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議覆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山東司

一起為稟報事據山東巡撫阿 咨稱曲阜縣孔傳起偷刨
無服族姪孔繼燿墳墓開棺得贓一案緣孔傳起係孔繼
燿無服族叔同邨居住孔繼燿幼年病故埋於防嶺邨後
孔傳起患病甫愈無以餬口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十九
日由孔繼燿墳邊經過憶及孔繼燿係鄉紳子弟棺殮該
有金銀物件起意刨墳即於是晚四更時候獨自攜帶鐵
鍬潛至墳所刨土見棺撬開棺蓋摸取屍身被上所鋪衣
帽復向棺內摸取別無金銀什物當即掩棺培土而逸將
贓携回家中伊母孟氏見而查問孔傳起捏稱從亂葬崗

拾獲因衣係污舊不堪當賣囑令孟氏燒毀孟氏不肯輕棄將衣洗浣曬晾遂為隣人物色孔傳起旋於六月初十日日出外覓工六月二十一日孔繼燿家人賈起見墳土新築可疑留心訪察經孔傳起隣居周得仲等告知孟氏曬衣情事賈起隨向孟氏誑出原贓並拿獲孔傳起報縣研鞫不諱將孔傳起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槨見屍者絞照親屬相盜尊長犯卑幼無服之親減一等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議覆查律載發掘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此指凡人發掘他人墳塚而言又載尊長發卑幼墳塚開棺者總麻尊長杖一百徒三年小

功以上遞減一等此指五服以內尊長而言至無服尊長並未載有減等之文蓋服盡親屬尊長毆卑幼至死者以凡論若服盡尊長開卑幼棺槨見屍自應亦同凡人論至於親屬相盜律端指財物而言因同族有相賙之誼故也未便將開棺之無服尊長亦得牽引問擬此案該撫以律無明文將孔傳起照親屬相盜無服尊長減凡人一等之例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未為允協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阿將孔傳起改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槨見屍律擬絞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議覆五月初二日奉

馬案成結
旨孔傳起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奉天司

一起為報呈事據奉天府府尹通 審題海城縣郁二即郁文秀扎傷胞弟郁四身死一案緣郁二即郁文秀籍隸直省在海城種地營生與胞弟郁四即郁老屋同居分爨乾隆二十四年間郁二欲令郁四代還欠錢郁四不允兩相角口郁四執持鋤刀欲砍郁二經張柱兒勸散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午後郁二在院內曬有口袋失去一隻疑為郁四竊取即向郁四查問郁四以郁二指為偷竊兩相吵嚷郁二詈罵郁四即持鋤刀欲砍郁二見其兇暴不改頓起殺機奔入已屋取尖刀向戳郁四奪刀劃傷左手

心郁二隨即連戳郁四心坎并右手心左胎膊左肋等處
郁四至房門口倒地旋即殞命將郁二依故殺期親弟妹
例擬絞監候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人命重案必須
詳審確情按律妥擬方無枉縱此案郁二向弟查問口袋
爭角並未行毆即被郁四用鐮刀砍傷左腋肌連左肋該
縣驗明傷痕甚重是郁四刀傷胞兄已屬律應絞決之罪
人郁二被砍取刀回戳情迫禦兇原與故行殺害其弟者
有間且查問原供郁二被砍負痛入室郁四尾追至戶郁
二恐其再砍情急刀扎係屬拒格情形迨府尹覆審供詞
始有因遭狠砍並憶前曾肆兇頓萌殺念遂向心窩左肋
等處狠戳至胎膊左肋亦非致命處所是前後供詞既已
不符而傷痕與供情亦多矛盾况郁四受傷之後尚能跑
到自已門首其非立扎致斃尤為顯然以身負重傷之兄
扎死一罪應絞決之弟乃舍擅殺罪人之條而反坐以故
殺擬抵之律殊未允協應令該府尹訊明實在爭鬪確情
詳繹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府
尹耀 將郁二改依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彙
題在案

浙江司

一起為丐匪焚毆等事據浙撫莊 咨稱孝豐縣乞丐蔡阿
毛等烘火燒房復將吳梅氏捆縛以致延燒一案緣蔡阿
毛本係潘姓家僕被主逐出流為乞丐乾隆二十七年正
月十四日同在監病故之何元謨從該縣唐舍莊高峯嶺
居民吳貴龍草房經過乞食吳貴龍同弟俱上山砍柴家
止幼妻梅氏不給乞物蔡阿毛何元謨復至吳貴龍房側
牛欄內燒柴烘火何元謨又拾茅草加添不期火旺風大
燒及披屋延燒住房梅氏驚見出外喊叫蔡阿毛畏懼即
取繩將氏手足捆縛置放田內以致房屋什物米穀牛隻

俱行燒燬村隣潘三遷等奔救無及將梅氏解救吳貴龍具控勘驗通詳審訊不諱將蔡阿毛照惡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例發寧古塔等處仍遵名例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安置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議覆查律載失火延燒官民房屋者笞五十又律載放火故燒官民房屋者皆斬監候又例載挾讎放火未傷人者首犯擬斬監候各等語是失火與放火罪分生死輕重懸殊律例開載甚明援擬不容牽混此案蔡阿毛等因向吳貴龍之妻梅氏求乞未遂即入吳貴龍房側牛欄內燒柴烘火又將茅草加添以致火旺風大燒及披屋延燒住房迨梅氏驚見喊

叫該犯等將梅氏用繩捆縛置放田內以致房屋米穀牲畜什物俱行燒毀查蔡阿毛等向梅氏乞食梅氏既不給與該犯等即宜他往何復走進其家直入牛欄之內是明欺梅氏家內無人已有恃強逞兇之意迨後延燒房屋據地保近隣俱供蔡阿毛在牛欄內放火的事主吳貴龍與梅氏亦同供蔡阿毛同何元謨到牛欄屋內放起火來等語則蔡阿毛明係求乞不遂挾讎放火衆供確鑿已無疑義何得聽信該犯等狡供謂因天冷烘火不防火旺等語巧為支飾如因畏寒烘火以致延燒則事出無心尤宜急為撲救何以因梅氏出外喊叫輒用牛繩將梅氏手足捆

縛井又丟置田內使其不能行走喊叫以致吳貴龍家房屋米穀牲畜什物盡成灰燼是其挾讎放火故燒情節尤屬顯然乃該撫將蔡阿毛比照兇惡棍徒生事行兇例擬遣殊屬輕縱應令該撫再加研訊根究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熊 將蔡阿毛改依放火故燒官民房屋律擬斬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八日議覆十三日奉 旨蔡阿毛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雲南司

一起為稟報事據署雲撫總督吳 審題川民殷從仁姦拐李氏毆死本夫蕭天貴一案緣殷從仁係蕭天貴無服表弟籍隸川省住居平山縣之書樓鄉殷從仁向在叙州駕船營生蕭天貴偕妻李氏並繼父周天祥搬與殷從仁之父殷維祚同居蕭天貴出外傭工殷從仁由叙回家見李氏少艾獨處不時調戲因未允從旋即夤夜持刀恐嚇挾制先後成姦二次蕭天貴並未知情李氏因被殷從仁兩次挾姦冀圖斷絕勸令伊夫蕭天貴遷居丁木灣地方殷從仁屢往誘逃李氏堅拒不從嗣殷維祚亦携子移居滇

屬永善縣地方殷從仁淫心難遏復到丁木灣潛藏樹林
適遇李氏山歸殷從仁拉入林內嚇逼同回姦宿次日蕭
天貴訪知殷從仁拐逃邀同張倫尋遇殷從仁詢知情由
殷從仁願備盤費送回囑勿聲張蕭天貴依允同往接収
張倫訂定在店守候詎殷從仁引蕭天貴抵家所許盤費
無措誠恐報官罹罪頓萌殺機即於是夜乘蕭天貴夫婦
同牀睡熟輒取柴斧近牀乘月光射入看定蕭天貴脊膂
先用斧背擊傷蕭天貴起坐又被擊傷右眉刃傷鼻準仆
跌下牀李氏驚起雙手捧住斧柄因被拉脫復行搶奪亦
被殷從仁用斧背打傷李氏右肩復用斧背連毆蕭天貴

右肱肘左後脇及左右後肋等處立時殞命李氏負痛下
牀抱住殷從仁喊叫殷從仁告知爾夫已死嚇勿聲張李
氏扶屍痛哭殷從仁之父殷維祚並其弟殷從榮殷從富
聞聲趨問驚見蕭天貴被殺當將殷從仁吐罵殷從仁回
言抵觸殷維祚氣忿偕子殷從富避開殷從仁即脅伊弟
殷從榮幫同移屍刨坑掩埋回家將李氏看守至二十三
日殷從仁遙見張倫來家將李氏拴藏屋後張倫查問蕭
天貴夫婦殷從仁答以昨日持錢歸去張倫因其言語支
吾逼令同往追尋殷從仁料難推卸勉強同行殷維祚解
放李氏先令自歸一面即率伊子殷從榮殷從富畏累而

逸李氏圖報夫讎行至川省平邑大溪腦地方遇該地鄉約王良臣備訴前情報經屏邑差提李氏行至冒水孔黃果樹下正值張倫押令殷從仁跟尋蕭天貴夫婦下落亦同至冒水孔地方李氏瞥見殷從仁渡河喊知差役獲解屏邑移解副官村縣丞金堡起屍驗訊屢審不諱將殷從仁依律擬斬監候李氏依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律擬絞其姦婦李氏一案雖據該署撫疏稱合依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等語查李氏始則被嚇成姦繼因被脅隨逃迨伊夫被害之夜李氏既奪斧喊

救於前復又鳴約報官指獲兇犯於後俾夫冤得雪細閱供招該犯婦前後情節顯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例應止科姦罪未便率擬以致供罪不符應令該署撫研審妥擬另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文去後續據該撫劉 將李氏改依軍民相姦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係犯姦婦人杖罪的決枷罪收贖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議覆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

四川司

一起為報明事據四川總督開 審題江津縣添然毆傷伊
徒孫如現身死一案緣添然籍隸黔省來川在該縣屬雙
峯寺為僧收岐山為徒未經領有度牒乾隆十七年添然
見乞丐王姓妻故遺有幼子年甫兩歲難以撫養正欲抱
給與人自行回籍添然詢係同鄉即助錢回籍將幼子領
回寺中養育取名如現給岐山為徒保隣人等皆所共知
乾隆二十七年如現年已十二送在鄉館讀書如現每逃
學在外不服岐山管教三月二十一日晚添然不見如現
回寺自行尋回隨用竹板責打致傷如現腰眼至晚殞命

馬案成錄
屢審不諱查毆殺徒孫例無專條但查如現當襁褓之時伊父願抱與人添然給錢領回寺中與伊徒岐山為徒撫養長大送館讀書雖名為徒孫實有撫育之恩較之受業師徒恩義尤重若竟以凡論按闖殺律科斷似未平允查律例無正條者比照某律某例科斷添然應比照僧尼道士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至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具題經刑部議覆查僧道師徒雖云義合而教以兼養恩義稍重是以定例遇有弟子違犯教令其師以理毆打至死者比照擬流至師祖之於徒孫其情誼已屬踈遠與師弟子迴殊律例並無明文遇有毆殺自應以凡人定

擬未便牽引比照致滋枉縱此案添然於徒孫如現雖係自幼領回撫養但既非師徒可比又因逃學細故輒用木刀柄毆傷如現致命腰眼斃命該督將添然比照毆責弟子致死例擬流殊未允協事關生死出入未便遽擬率結應令該督再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將添然改依闖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議覆十三日奉旨添然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司

一起為呈報事據浙江巡撫莊 咨稱秀水縣銅匠李邦安
毆傷伊徒許龍觀身死一案緣李邦安與許龍觀俱原籍
紹郡李邦安習業銅匠向在秀邑銅爐舖內工作生理乾
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許龍觀胞叔許士全憑陳大
發說合將許龍觀送與李邦安為徒習學爐匠議定年分
未立投約二十四日晚許龍觀在舖鑽壞爐蓋花眼李邦
安慮賠情急隨手向毆許龍觀閃跌被爐蓋擦傷左膝李
邦安看爐蓋不能修整復喚許龍觀強辨李邦安愈加氣
忿隨手毆傷許龍觀左眼胞許龍觀仰跌又被在地造爐

器具墊傷右腰眼次日仍舊工作至二十八日晚李邦安打爐緊要不及照看許龍觀即在作板睡卧迨次日許龍觀覺身子不快李邦安即將許龍觀送還許士全許士全詢知許龍觀曾被毆傷仍馱許龍觀往交李邦安外出經隣人曹名世給與粥食勸許士全領回詎許龍觀傷後漸重延至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日殞命經縣驗訊不諱將李邦安應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在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恩旨以前應減為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議覆查例載僧尼道士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至死者

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匠藝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又毆受業師律註內稱儒師終身如一其餘學業未成或易別業則不坐各等語今此案李邦安業習銅匠許龍觀於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投拜李邦安為師二十四日即被李邦安毆死是為時僅越十日並非學業已成既不便遽照師徒之律問擬且許龍觀失手鑽壞爐蓋李邦安動手向毆業已閃跌受傷李邦安復行逞忿毆傷許龍觀左眼胞以致許龍觀跌墊腰眼身死是許龍觀並非違犯教令李邦安亦非以理毆責與例載毆死弟子者迥乎不同該撫將李邦安照匠藝人等毆死弟子例

擬以杖流殊未允協應令該撫詳察案情再加研審按照律例妄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熊將李邦安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議覆十六日奉

旨李邦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司

一起為報明事據浙江巡撫莊 審題餘姚縣民吳如璜等殺死沈恒化并伊嫂吳陸氏一案緣吳如璜之兄吳如琰於乾隆二十四年間被沈恒化堂姪沈啟雲戳死沈恒化在案作証吳如琰死後遺妻陸氏及幼小兒女沈恒化藉稱素與吳如琰交好為由常在陸氏家來往有私遂於是年九月內央懇吳如琰親叔吳振宗轉向吳如琰之母韓氏言明情願照管陸氏母子衣食聽其往來并欲吳姓宗族寫給筆據韓氏女流無識被騙允從時吳如璜向母阻止不允遂於吳振宗等立議之際即行外出並未列名而

沈恒化即在陸氏家同居共食毫無顧忌吳如璜不忍目擊即外出傭工繼復赴蘇生理陸氏心向沈恒化不顧其姑常與韓氏吵鬧致韓氏不能安身出家為尼惟吳如璜之妻褚氏與陸氏沈恒化同門居住沈恒化於乾隆二十六年四六兩月兩次調戲褚氏經褚氏斥退七月十八日吳如璜自蘇回家見母被逼出家衅由沈恒化已懷忿恨二十三日復欲赴蘇褚氏訴知調戲情由吳如璜即將沈恒化驅逐沈恒化不理吳如璜益加忿恨起意殺害即以欲與拚命之語訴知伊母伊母勸慰八月二十日途遇族姪吳兆鳳告知沈恒化淫惡欲圖殺害情由免其幫助吳

兆鳳不允二十二日吳如璜聞知沈恒化是晚欲往村看戲復又往懇吳兆鳳相幫下手沽酒與飲吳兆鳳醉後聽從是晚吳如璜吳兆鳳分携刀棍潛匿棉花地內黃昏後吳如璜聽聞沈恒化開門走近身乘其不備用刀先砍沈恒化右眉沈恒化奪刀吳如璜閃開吳兆鳳即棍毆沈恒化左肋吳如璜又砍其額角吳兆鳳復毆其左肋倒地吳如璜又砍其頂心吳兆鳳復毆其右肋吳如璜令吳兆鳳捺足復舉刀割其咽喉時陸氏聽聞沈恒化聲喊出門喊救吳如璜趕回理論陸氏聲言告救吳如璜氣忿遂用左手拉氏頭髮倒地嚇令吳兆鳳捺足陸氏用手遮護

吳如璜砍其手背即用刀割其咽喉當將氏頭并沈恒化之頭割下同吳兆鳳扛屍進房粧點殺姦形狀往求伊母韓氏并胞叔吳振宗代認殺姦次日吳如璜偕同母叔携帶男女首級赴縣稟報旋據屍兄沈伯棠具控到縣究出謀殺囑認粧點殺姦情節錄供通詳屢審不諱將吳如璜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吳兆鳳依謀殺人加功律擬絞監候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本夫兄弟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姦夫姦婦者並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科罪若非登時以鬪殺論又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各等語蓋本夫兄弟情分最切

是以例許捉姦若非登時則擬以絞抵所以懲擅殺也律例開載極為明顯此案沈恒化將吳如璜親嫂陸氏先行姦占又復恃其強橫公然與陸氏同居共食毫無忌憚後又兩次調戲吳如璜之妻褚氏至陸氏與沈恒化私通復又心向沈恒化不顧其姑常與韓氏吵鬧以致韓氏不能安身出家為尼是沈恒化之姦占調戲淫惡已極陸氏之因姦忤逆尤為情法難容吳如璜本係例得捉姦之人因嫂被姦占母被逼逐又兩次調戲其妻積怨生忿將姦夫姦婦一齊殺死雖殺非登時究由義忿所激與別項謀殺之案情節懸殊乃該撫舍其擅殺本罪仍似謀殺凡人律

馬案成錄
定擬於情於法均屬未協若吳如璜於事後裝點照殺姦情形或其先另有因嫌致死別情亦應根究確鑿至吳兆鳳雖聽後加功但致死犯姦之罪人與凡人謀殺加功者究有區別遽行照例科斷亦未平允應令該撫詳繹律例準情酌理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熊 將吳如璜改依本夫兄弟皆許捉姦殺非登時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闖殺論律擬絞監候吳兆鳳照為從減一等擬流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議覆十六日奉

旨吳如璜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據湖北巡撫湯 審題黃正吉等搶嫁孀居弟婦謝氏致氏自縊身死一案緣黃正吉籍隸孝感與伊大功堂弟黃卷俱搬住隨州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內黃卷病故遺有家產其妻謝氏止生一女並無子嗣該氏矢志守節黃正吉希圖遺產與堂弟黃玉潮商同嫁賣二十六年六月內黃正吉先勸謝氏改嫁不允吵嚷而散至八月初間黃正吉貪心未泯復起意搶嫁轉托伊甥喻國太找尋娶主適湯之華道及王化章欲行婚娶旋向說合議及財禮錢十千文八月初十日黃正吉至黃玉潮家告知前

情並許分錢五千文黃玉潮應允十一日王化章交明財禮錢黃正吉寫立婚書隨約定二十一日同往接娶至二十一日後黃正吉雇覓工人林德紹陳順風邱士舟前往擡黃卷之棺木林德紹等先同黃玉潮在胡家河等候黃正吉又往約湯之華王化章接親王化章隨與隣居熊緒借備騾頭同至胡家河會齊黃正吉與黃玉潮始將搶嫁情由告知王化章因財禮已出難以收回即與湯之華商允同往三更時候偕至謝氏門首黃正吉燃麻桿照亮同黃玉潮推門入內叫起謝氏搶拉上騾并將謝氏之女交給王化章領抱黃正吉同林德紹等仍送至胡家河而回

黃正吉旋令林德紹等將黃卷屍棺擡埋屋後并將謝氏耕牛三隻趕至伊壻王云龍家暫行寄養二十二日早王化章同湯之華熊緒將謝氏領至家內謝氏不甘失節並聲言不送回家即要尋死王化章畏懼不敢成婚即央隣婦熊張氏陪伴伊父王作梅隨令王化章找尋原媒以便將謝氏送回旋因尋媒不遇時已天晚王作梅復令張氏與謝氏母女伴宿詎謝氏被搶不甘即於是夜乘張氏睡熟在房投繯殞命報州通詳屢審不諱將黃正吉依孀婦守志母家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甘失節自盡例擬軍王化章擬徒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孀婦自

願守志而母家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者照威逼例充發又例載踈遠親屬圖財謀害者照例擬絞奏請等語此案黃正吉因堂弟黃卷病故其妻謝氏無子遺有家產輒起意圖占與黃玉潮商同嫁賣轉托喻國太等為媒得受財禮將謝氏私許王化章為妻率同黃玉潮等乘夜燃亮強搶上驛交王化章接領轉至謝氏家內將黃卷屍棺擡埋趕取耕牛鎖閉門戶而去謝氏不甘失節投繯殞命該犯與謝氏服僅總麻因圖謀財產強行搶賣以致被逼身死與母家夫家奪志強嫁者不同乃該撫將該犯僅擬以邊衛充軍揆之情法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宋 將黃正吉改照踈遠親屬圖財強賣例擬絞監候王化章擬徒謝氏應請

旌表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議覆二十五日奉旨黃正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河南司

一起為稟報事據護河撫輔 咨舞陽縣范廣行勒死義子
隨兒一案緣范廣行前妻物故續娶再醮之婦高氏為室
高氏帶有前夫之子隨兒與范廣行為子議明永不歸宗
范廣行撫育有年隨兒平日與幼孩張本等因貪煖多在
隣人賈洪甫草屋內睡歇范廣行因隨兒愚蠢無能家貧
難養久懷厭憎乾隆二十六年九月間范廣行推車外出
至十一月內回歸即身體患病家口更難支持二十七年
正月間范廣行病卧在家有賈洪甫之子賈理至家向高
氏借用蒲包在堂屋自行拿走高氏聲言不可使爛賈理

用掌戲拍高氏肩。上高氏笑詈賈理無詞而去。被范廣行窺見，心疑外出。兩月高氏與賈理有姦，欲行究問。恐高氏不認，轉滋張揚，懷恨莫洩。愈想愈迷，以隨兒係伊所素憎，又係高氏親生之子，輒起意致死。隨兒可洩高氏不正之恨，兼圖賴賈理錢文。使用二月十三日，范廣行閒走見賈洪甫柴園柵欄有繩，遂決計勒死隨兒。日暮時隨兒在家，餒驢後欲往草屋就睡。范廣行囑令逾時，家中有事回家走走。隨兒應諾而去。至二更時回家，維時高氏先已睡熟。范廣行誘令隨兒同往賈洪甫竹園拔樹當解，取柵欄麻繩一根，與隨兒偕至竹園榆樹根前。范廣行將繩單股一頭縛於樹根，一頭用手拉著，假裝扯樹之狀。令隨兒俯首低頭，雙手幫同拔樹。即乘機用繩繞其項頸，兩手扯勒。隨兒登時殞命。因身面右邊靠樹掙動，以致擦傷隨兒右肩。甲右耳輪等處。范廣行解開縛樹繩頭於隨兒項後，繫結負至賈理西草屋門外。欲俟天亮訛賴。次早經賈洪甫之姪賈統取柴，見屍告知伊叔。投明地保報驗。因衆人咸稱范廣行當晚囑令隨兒回家，並未復至草屋，其致死根由須問。范廣行該犯心虛詰問之下，即據實供認前情。不諱。查隨兒乃高氏前夫之子，於八歲時隨母改嫁范廣行。為子婚約載明永不歸宗。是范廣行欲為已子撫育。已有六

載正與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之例相符與前夫之子應歸本家者有間范廣行合依故殺乞養異姓子孫律杖一百流二千里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議覆查律載毆妻前夫之子致死同居者絞監候故殺者以凡論又例載乞養異姓子孫若過房雖在十五以下而恩養未久者以雇工人論各等語此案范廣行因伊妻前夫之子隨兒愚蠢無能久懷厭憎復心疑伊妻高氏與賈理有姦以隨兒係高氏親生之子起意致死隨兒洩忿兼欲圖賴賈理錢文輒將隨兒誘至賈理竹園繩勒斃命隨兒係高氏帶來前夫之子同居僅止六載未為年久原與乞養異姓子孫不同况挾嫌勒斃冀圖藉屍訛詐亦非無故致斃今該撫將該犯照故殺乞養異姓子孫之律擬以杖流未免寬縱應令該撫另行確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范廣行改依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未久以雇工人論家長故殺雇工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議覆初四日奉

旨范廣行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江蘇司

一起為據報轉報事據蘇州巡撫陳咨稱六合縣陳相禮等聽從故父陳加旦強搶九姐為妻姦污一案緣陳相禮籍隸丹陽有遠房表兄賈鳴遠在六合縣開張烟店與韓周氏附近認識乾隆二十一年賈鳴遠薦引陳加旦佃種韓周氏田畝因陳相禮尚未定親陳加旦欲圖韓周氏之女九姐為媳曾央賈鳴遠作伐賈鳴遠知氏不從未曾轉說迨二十五年十一月陳加旦辭佃回籍仍欲圖娶九姐二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陳加旦相邀張宗文陳相仁張公秀張成宗陳鳴遠陳相彭陳繼福共飲年酒張宗文等六

人先在陳加旦捏稱原聘六合韓周氏之女九姐為媳今因回籍韓欲悔婚約張宗文等同往搶回與子成婚各皆允從張公秀後至其搶親私語年老不甚聽聞飲罷詢問俱各詭稱娶媳邀約同行張公秀亦即應許陳加旦即雇張成宗之船約同張宗文陳相仁張公秀張成宗陳鳴遠陳相彭陳繼福及陳加旦陳相禮父子一共九人於正月初九日自丹陽開船十一日抵六合通江集陳加旦先携茶食至韓周氏家拜年韓周氏留飲并欲借宿韓周氏念係舊佃應允陳相禮亦至韓周氏家內與陳加旦密行約會二更時分留陳繼福看船陳相禮率領張宗文陳相仁

陳鳴遠陳相彭分執燈籠火把并同張公秀前至韓周氏門首陳加旦聞聲開門陳相仁等在外照應張宗文執燈照亮把住韓周氏堂屋門將九姐連衣搶抱而出張公秀年老行遲甫至門首九姐已被搶出旋即同回九姐在途叫罵陳相禮用手捫住其口又扯九姐裹脚捆縛不令掙扎與陳相仁擡抱而行當各犯肆搶時韓周氏隣佑蕭治華等喊護經陳相仁嚇阻又邱自得開門出救被捺在地各犯奔逸始行放起韓周氏鳴保報縣會營查勘陳加旦於十三日回家即令陳相禮與九姐成親九姐不從陳相禮將九姐祆褂拉破繼因哭罵又復毆打撕破小衣强行

姦汚先後關獲各犯審供前情不諱除起意為首應擬絞罪之陳加旦已經病故不議外陳相禮張宗文陳相仁均合依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從減一等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婦女給親配與子孫弟姪家人者罪歸所主亦如之仍離異又律載一家共犯止坐尊長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不獨坐尊長舊註云一家同為竊盜而臨時有拒捕殺傷人者則既侵損於人本罪各別之類各等語搶奪妻女之條載在婚姻律內其文又曰為妻妾配子孫是定律之義原係專指始強終合已成配偶者而言觀給親離異之文便可明曉若強奪之後本婦不與成婚而奪者裂其衣服損其體膚肆行姦汚則其兇暴之形在強姦案內情尤較重自應仍依強姦本律論罪不得遽引占為妻妾配與子孫之條此案陳相禮之父陳加旦圖娶田主韓周氏已許字何姓之女九姐為媳央伐不允起意糾眾強奪陳加旦預至韓周氏家假託借宿陳相禮率眾繼至先與密約開門眾犯分執燈籠火把直入韓周氏堂屋陳相禮踢開九姐房門將九姐搶出自行捆縛擡回陳加旦令陳相禮與九姐成親九姐不從陳相禮輒將九姐祆褂扯破九姐哭罵陳相禮又復毆打撕破小衣強行



姦汚核其情事陳加旦圖娶強奪雖係所主而捆縛毆打
撕衣強姦則係陳相禮一人之事是該犯實屬此案首惡
準情定法自應以強奪之罪歸於陳加旦以強姦之罪歸
於陳相禮始與名例一家共犯侵損於人以凡人首從論
不獨坐尊長之義相符今該撫乃因圖娶強奪之陳加旦
業已病故隨欲將捆縛強姦之陳相禮曲為議減殊屬情
法未平事關生死不便議覆應令該撫詳核案情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文去後續據該撫陳 咨稱查律載
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配與子孫者罪歸
所主所配男女不坐又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
姦汚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又名例內開一家共犯罪
坐尊長侵損於人以凡人首從論又緝註內開律貴誅心
必須推原犯事之本意如為姦宿而強奪則依強姦論如
為妻妾而強奪則依此律各等語蓋婦女既遭強奪大概
皆非情願多係強合律內止重其強奪而不問其合之強
和是強奪之內原包強姦故強奪之條入於婚姻門者亦
因其本意在為妻妾也矧陳加旦強奪韓九姐配與伊子
陳相禮為妻如未成姦止應照強奪尚未姦汚律減等擬
流因已成姦故將首犯擬以縲首正依律罪歸所主也陳
相禮如未毆逼並得照男女不坐之律免議蓋姦由於強

故照為從擬流正依名例所謂侵損於人以凡人首從論不獨罪坐尊長也前擬按律從嚴並非曲情議減除應擬絞罪陳加旦已故不議外陳相禮應仍照原擬依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從例擬流等因咨部經刑部復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配與子孫弟姪者罪歸所主係指受配之人並未幫同搶奪者而言若既率人糾搶又復逼脅強姦此其淫兇首惡自有姦占為妻問擬絞候之條此案陳相禮圖占韓九姐為妻先與伊父陳加旦密約開門夤夜率領多人直入韓周氏堂屋將九姐搶出捆縛歸家逼令成親因九姐哭罵不從陳相禮輒向毆打撕裂小衣肆行姦污

種種兇惡情狀皆陳相禮一人自作之孽與尊長專制搶回配給者情節迥不相同該撫既稱輯註內開律貴誅心須推原犯事之本意今陳相禮意圖姦占自應即照姦占本律問擬且詳閱陳相禮初供係稱張宗文起意糾搶後因陳加旦病故復稱伊父起意前後互異顯係圖卸已罪該撫何得一任該犯狡供曲為開脫歸罪於已經病故之陳加旦並援引男女不坐之律謂姦由於強擬流尚屬從嚴抑知即就強姦本律而論已成者罪應縲首况陳相禮肆搶於前逼姦於後核其情罪較尋常姦占為尤重乃與隨從搶奪之張宗文等一例問擬滿流準情按法輕重失

倫事關強奪姦占生死懸殊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虛衷研究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咨駁去後續據該撫莊 將陳相禮改照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律擬絞監候陳加旦應照原擬減等擬流已經病故應毋庸議張宗文等應仍照原擬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議覆十九日奉

旨陳相禮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直隸司

一起為父死不明事據直隸總督方 審題南宮縣鮑成起用刀砍死李天錫一案緣鮑成起與李天錫同邨居住李天錫佃種鮑成起堂兄鮑鐸地畝乾隆二十四年七月間鮑成起年僅十六赴地經過適李天錫亦在地內見鮑成起年幼四顧無人輒萌淫念將鮑成起胎膊拉住接地雞姦鮑成起喊罵不從李天錫即拔身佩小刀嚇逼鮑成起年幼力怯致被姦污斯時鮑成起哭泣聲言回家告知父母李天錫復以如敢告知定行殺害之語嚇禁而散鮑成起含淚回家伊母見其兩眼發紅隨即查問鮑成起恐醜

聲外揚並畏李天錫兇橫隱忍未言托詞遮飾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內鮑成起在開河村妻父家內附學李天錫邪念不息時赴鮑成起學中托詞往喚鮑成起躲避不見至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鮑成起因考期已屆攜帶詩文進城送與伊祖評閱回家時已薄暮行至村外適遇李天錫見而攔邀仍欲行姦鮑成起觸起前恨頓萌殺機隨詭稱是晚同至看瓜窩舖行姦李天錫信以為實相訂廟前等候鮑成起回家密帶菜刀藏於褲腰之內行至廟前偕同李天錫走出村南鮑成起托詞小解李天錫即在道旁蹲候鮑成起轉至李天錫背後並作小解形狀隨手取出菜刀乘其不備砍傷李天錫腦後倒地鮑成起復又用刀連砍致傷其左腮腴耳竅耳根口角頷額肩甲臂膊等處并用刀背疊毆其頂心偏左見已氣絕又用刀割其莖物撩於屍旁携刀回家將血衣兇刀拭洗藏於炕洞之內次早仍赴學館旋經屍子李方查知伊父被殺鳴同地方報縣差緝鮑成起之父鮑象珩聽聞人言是晚李天錫曾同鮑成起在村外行走因而心疑隨赴學館向子盤問鮑成起哭訴前情一同赴縣投首屢審不諱將鮑成起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故殺者亦斬監候罪人不拒捕而擅

殺者絞監候又名例內載損傷於人不准自首因犯殺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其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各等語是名例所稱免其所因者乃免其所因重罪而科其本殺傷之輕罪若謀殺故殺同一斬候本無輕重之分至或因拒姦而殺在死者已屬罪人又自有擅殺之條更無免其所因拒姦之罪而反科其故殺也此案鮑成起因先被李天錫欺其幼弱强行姦污畏其兇橫隱忍迨後復被撞遇攔邀行姦鮑成起觸起前恨頓萌殺機詭稱是晚前往同宿遂回家密帶菜刀同行乘其不備將李天錫叠砍致斃如果鮑成起被姦懷恨証據確鑿則李天錫實為淫惡兇暴之罪人不得與尋常殺人同論如謂姦情曖昧不得僅據一面之詞曲為寬宥則鮑成起藏刀殺害實已預謀諸心雖經伊父盤問隨同投首仍當依本殺傷法以謀殺造意律科斷乃該督既稱該犯起衅拒姦復以隨同投首謂得免其所因之罪擬以故殺與例不符應令該督再行研審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方將鮑成起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議覆二十日奉

旨鮑成起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河南司

一起為呈報事據署理河南巡撫邱務布政使輔 審題商
邱縣焦二刀扎何枚等三人傷而未死一案緣焦二與何
百行對門居住均充商邱縣快役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
疏濬高辛河工差役王來朋督夫挑挖值王來朋家有喪
事頭役何百行即著焦二代辦焦二到工因天雪不能挑
挖私行回家經該府臨工查出將焦二枷號在工至十二
月二十五日焦二脫枷逃走何百行查知稟究責革焦二
遂懷忿蓄恨迨二十七年正月焦二窮苦無聊別無生路
思欲復投至何百行家懇求仍帶入衙門覓食何百行決

馬家原案
意拒絕并加村辱焦二忿極讎恨在心欲與何百行兇命
正月二十日早晨焦二忿恨難忍酒後瞥見何百行之幼
子何枚赴厠出恭焦二跟至厠內即拔取所帶小刀將何
枚咽喉割傷何枚喊奔出厠當街跌倒焦二携刀直入何
百行家欲尋拚命適何百行外出其妻劉氏一見焦二持
刀兇勢即關閉房門焦二推開刀扎劉氏左肩甲劉氏喊
叫伊女尹姐後背後拉阻焦二轉身連扎尹姐髮際及左
後肋劉氏順取房內屠刀砍傷焦二左肱肘焦二撩棄小
刀轉奪屠刀劉氏將屠刀棄地乘間同女奔避焦二拾起
地上屠刀追尋不見意及扎傷一家三人斷難脫罪即自

刎頸倒地報縣驗詳研訊不諱將焦二依謀殺人傷而未
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律載凡
律令該載不盡事理引他律比附定擬等語原以人情萬
變律難遍該是以準情定法必須輕重有權方能平允此
案焦二身充快役因挑河悞工枷號脫逃被頭役何百行
稟究責革原屬罪由自作乃蓄恨成讎尋殺何百行洩忿
見其幼子何枚在厠輒用刀割傷咽喉復携刀直入何百
行家將其妻女一併扎傷挾讎謀命傷及一家三人殘忍
陰毒兇惡已極雖何枚等俱幸而未死何百行亦未被尋
獲而核其蓄謀肆橫遇人輒扎情形實屬光棍之尤自應

加以嚴懲始可戢兇禁暴乃該護撫因謀殺一家三人傷而不死律無作何治罪明文依尋常謀殺一人傷而不死律擬以絞候情重法輕殊未允協未便遽行議覆應令該撫作速詳核案情比附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葉 將焦二改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議覆本日奉 旨焦二著即處斬餘依議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據湖北巡撫宋 審理襄陽縣王均發扎傷方瑚身死一案緣王均發籍隸山西芮城縣與方瑚素不認識王均發與同鄉張希德郝廷瑚向在襄屬樊城雇與山西客民楊永廣騾行相幫楊太廣物故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內楊太廣之弟楊太安因生意淡薄將王均發等辭出王均發等即在本街賃房貨賣燒餅因生意微小難以度活四月初二日仍至楊太安行內懇其復留楊太安未允而散是晚王均發與張希德郝廷瑚算賬飲醉又談及從前在行並無過誤楊太安並無鄉情商往吵嚷冀其收

留一更時分同至楊太安門首見楊太安閉門不理因而
在外混罵適襄陽同知衙門差役方瑚郭洪友奉差巡夜
至彼見而喝阻并欲扭赴稟官王均發聞知官役即思兔
脫郭洪友等不放一時情急隨拔身帶小刀嚇退郭洪友
奪刀致傷右胎膊方瑚復至王均發背後相拉王均發又
用刀於左肩上向後戳去扎傷方瑚左血盆骨倒地逾時
殞命將王均發依闖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
衙門議覆查律載犯夜拒捕毆巡夜人至死者斬監候今
王均發於一更時分在楊太安門首酒醉嚷罵經同知衙
門巡夜差役方瑚等喝問不理扭赴稟官王均發闖係官
役即思兔脫因郭洪友等不放輒用刀扎傷郭洪友右胎
膊方瑚復至王均發背後相拉王均發又用刀扎傷方瑚
左血盆骨殞命細核案情王均發晝夜兇酒已屬不法差
役方瑚等扭赴稟官膽敢刀扎斃命自有犯夜拒捕毆巡
夜人至死本條不得以尋常闖毆問擬乃該撫既稱方瑚
等查夜巡緝理應禁阻又稱王均發究非應捕之人將王
均發照闖殺律擬以絞候殊未允協事關斬絞不便遽行
議覆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續據該撫輔 將王均發改依犯夜拒捕毆巡夜人
至死律擬斬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

馬案成編
議覆初六日奉

旨王均發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奉天司

一起為扎死人命事據吉林將軍傅 咨稱劉雲義因姦扎
死秋香一案緣劉雲義係直隸永平府灤州民來塔傭工
常煩閭平家人李進祿之妻秋香補衣曾給過秋香布疋
錢文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下午劉雲義進李進祿家
見秋香獨坐隨調戲成姦後又給細藍布三尺從此乘空
行姦二十七年二月內劉雲義移住閭平家內李進祿借
劉雲義銀五兩錢一千四百文後因劉雲義每逢酒醉向
秋香戲謔無忌李進祿告知閭平隨將劉雲義逐出劉雲
義仍在各處傭工八月二十一日劉雲義至李進祿家內

適李進祿外出秋香一見劉雲義即向嗔責你每醉後向我戲謔不顧顏面今後不必再來劉雲義羞愧向秋香索還毡帽布疋錢文等物秋香答以鎖在柜內鑰匙男人帶去劉雲義令秋香取出秋香自屋內走出劉雲義尾隨出至院門前猪圈頓起淫心欲在圈內行姦秋香不從劉雲義憶及與秋香通姦花費錢布等物一時氣忿起意殺死隨將秋香摔倒揪住頭髮拔身佩小刀疊扎秋香手腕腋臍左肋兩脇脊脊左膝等處秋香喊叫經伊夫李進祿聽聞趕至持棍撲打劉雲義將秋香釋放閃避李進祿打空跌倒復起身趕毆劉雲義後持刀將李進祿脊背連扎

二下李進祿轉身將劉雲義抱住劉雲義又用刀向後扎傷李進祿左腋臍李進祿喊叫經伊主閻平跑往奪刀拿獲報明鄉地報官驗傷保辜李進祿傷已平復秋香越三日殞命將劉雲義依良人故殺他人奴婢律擬絞監候等因咨達前來經本部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律載良人故殺他人奴婢者絞監候各等語蓋律分良賤原係指尋常構衅致死人命者而言若事涉姦盜重情逞兇害命即不得拘泥律文致滋輕縱今劉雲義佳與閻平家傭工常倩同主僕婦秋香縫補衣服因而調戲成姦經本夫李進祿知覺告知伊主逐出後該犯復至秋香屋內圖續舊好

秋香嚴詞拒絕該犯仍行拉姦因其堅執不從輒懷忿恨將秋香連扎數刀越三日殞命是劉雲義與秋香始雖和姦後經秋香嚴拒該犯因拉姦不遂逞兇殺死與尋常構衅致成人命者不同况該犯係閩平雇工與秋香一同服役今因拒姦殺死仍以良賤分別僅擬絞候情罪實有未當事關斬絞未便率覆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將軍將劉雲義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議覆初七日奉

旨劉雲義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廣東司

一起為報明事據署廣東巡撫明 審題南海縣民盧士勝梁添一喝令梁亞七等毆打吳金萬等船側沉溺淹死七命一案緣盧士勝等籍隸番禺均係捕魚為業與吳金萬等並無嫌隙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初五日早東山村盧士勝同水手梁亞七等駕船往海心沙河面採捕有東正村梁添一亦同水手梁添恩等駕船在彼捕魚因值風狂浪大難於下網一同轉回適有招村招自强等駕船捕魚回泊南海縣屬白鵝潭河灘是日係閏月端節沽酒共飲盧士勝梁添一與白鵝洞村吳金萬各漁船亦先後灣泊

買酒聚飲俱入醉鄉午後一齊開船回家吳金萬之船先行招自強之船趕上碰撞致相嗔鬧招自強拾取船內石塊擲打吳金萬在船頭把槳停槳閃避船頭橫轉招自強即搶先前行迨盧士勝之船上前亦誤撞吳金萬船頭互相嚷罵梁添一袒護斥責吳金萬罵人之非吳金萬復詈梁添一扛幫盧士勝梁添一氣忿齊聲喝打維時吳金萬船隻夾在中間盧士勝梁添一船在兩旁盧士勝船上梁亞七洪光宗陳亞連郭朋左與梁添一船上蔡亞有盧亞復馮亞正等聽從船主主使各拿木槳亂打吳金萬吳騰交吳居萬吳能茂吳光萬吳可萬吳順周亦拿木槳兩邊

抵敵彼此亂毆吳金萬被傷顙門吳騰交被傷右手背右膝蓋右臙肘吳居萬被傷左臙腴右手二三四指吳能茂被傷眉叢吳光萬被傷右手腕吳近昌被傷右手背吳豪交被傷左臙腴吳隆泰被傷右額角吳亞貴被傷右眼胞俱不知被何人所毆梁亞七等用木槳混打亦不知打傷何人梁亞七被傷偏左陳亞連被傷左肩甲洪光宗被傷左臂膊盧亞復被傷偏左亦不知何人毆傷吳金萬一船因人多搖動船側進水遂至沉溺各人齊落水中吳近昌吳作周吳豪交吳隆泰吳亞貴浮水得生吳金萬吳騰交吳居萬吳能茂吳光萬吳可萬吳順周等七人俱被淹斃

撈獲吳金萬等六屍報縣訊驗通詳飭審并飭打撈吳順周屍首務獲驗報緣河水流急該屍漂流無踪將盧士勝梁添一均應照毆死三命而非一家者俱擬絞立決梁亞七等擬流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聚衆亂毆一家三命至死者將率先聚衆之人斬決為從下手傷重至死者絞監候又例載毆死三命而非一家者擬絞立決又律載共毆人下手傷重者絞候各等語蓋鬪毆之案一命一抵各毆各抵毆死多命者為首有斬決絞決之分為從下手傷重至死則皆擬以絞抵律例分別甚明此案盧士勝等駕船碰撞恃酒逞兇各持木將木亂毆以致吳金萬等七人受傷落水俱斃雖死由於溺而溺由於毆被傷身死之吳金萬等同屬一姓同住一村其是否一家有無服制實為此案首從斬絞罪名所係未經查訊明確叙入供招殊難擬斷即或死者本非一家並不同居而當兩船夾擊一船勢分左右時非昏夜死者既驗有傷痕毆者又著有姓氏豈得概為亂毆不知先後而貸下手傷重者以擬抵乎今該署撫將齊聲喝打之盧士勝梁添一並擬絞決以下手傷人之梁亞七等減等擬流是一案兩科為首之罪跡似從嚴而二人共抵七人之命實多輕縱事關斬絞罪名出入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飭訊確供準情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總督署廣東
巡撫蘇 將梁亞七改依共毆人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
監候從重改為擬絞立決盧士勝梁添一仍照原擬絞決
具題於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議覆初八日奉
旨盧士勝梁添一梁亞七俱著即處絞餘依議

江蘇司

一起為據實呈報事據江蘇巡撫莊 審題睢寧縣民張廷
文毆推期親伯母張孫氏致氏氣忿自磕致傷身死一案
緣張廷文與伊伯母孫氏服屬期親素無嫌怨乾隆二十
八年三月三十日張廷文酒醉牽驢飲水脫韉走踐孫氏
麥地張孫氏見而趕打張廷文拉住罵驢孫氏疑為詈已
見張廷文酒醉未經往訴堂姪張廷藍勸歸四月初一日
早張廷藍往詢張廷文欲令服禮正在講論孫氏親至理
論張廷文以孫氏尋鬧聲言任憑吵打孫氏怒其衝撞向
門挫頭致傷右額顱張廷藍即掌批張廷文頸頸勸扶孫

氏前行因孫氏之子張廷賓聞鬧看母途遇張廷文嫡媾
王氏攔阻張廷賓疑其袒護拳毆王氏右腮腴王氏扭結
張廷賓又拳毆王氏右太陽張廷藍見毆急往勸解孫氏
怒氣未息又回至張廷文門首吵鬧張廷文聞聲出視適
孫氏至前用頭觸扯張廷文不及躲避用拳抵推致傷孫
氏左眼胞孫氏復用頭撞扯張廷文又用拳抵推致傷孫
氏左鼻竅相連人中上唇孫氏被傷愈忿滾地聲喊不如
速死自向門檻扯頭致傷右額顱復經張廷藍扶起勸歸
稟縣驗傷醫治不痊延至初七日因磕傷殞命將張廷文
依卑幼威逼期親尊長身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刑

部等衙門議覆查此案張廷文因驢踐踏伊伯母孫氏麥
地經孫氏見而趕打張廷文輒逞醉混罵孫氏因其酒醉
未即與較次日前往理論張廷文復用言衝撞以致孫氏
忿怒用頭向扯該犯罔顧尊卑膽敢用拳連抵孫氏左眼
胞并鼻竅連人中上唇等處致令孫氏忿極滾扯門檻致
傷額顱殞命核其情事孫氏之死實係張廷文抵毆推跌
以致挫斃自應依毆殺伯母律問擬斬決乃該撫因兇犯
張廷文供內有孫氏滾地自扯一語輒將毆死伯母之恃
逆兇徒照威逼致死律擬以絞候不惟案犯供情原有未
確即使自扯屬實而張廷文既已連抵孫氏眼胞鼻竅等

處則其滾地自挫重傷亦由該犯兇逆毆擊所致與威逼自盡之律義迥不相符事屬倫紀攸關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細究明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莊 將張廷文改依姪毆伯叔父母至死律擬斬立決具題於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議覆初四日奉

旨張廷文著即處斬餘依議

雲南司

一起為稟報事據雲督署巡撫事吳 審題周宗一毆傷郭凌雲身死一案緣周宗一係南安州人充當順寧府屬水洩廠快發硃砂丁與居民郭凌雲素識無嫌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周宗一赴街進胡老二麪店遇郭凌雲同桌吃麪周宗一將郭凌雲裝錢裕連誤坐身下郭凌雲疑周宗一圖竊致相角口經胡老公勸散郭凌雲周宗一先後出店郭凌雲站立街口復以行竊指罵周宗一不甘拾石向擲適傷郭凌雲右太陽顛門倒地殞命報驗審訊無異將周宗一依鬪殺律擬絞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

覆查讞斷命案必詳察起衅情形據實研究庶犯無遁情而讞為可信此案周宗一致死郭凌雲起衅情由據稱眼係近視誤坐錢裕但錢裕非同細物裝錢五百文為數不少坐壓身下豈有不知明係周宗一有心坐壓冀郭凌雲不及知覺暗圖竊取賊雖未得計屬已行乃因郭凌雲以行竊指罵輒敢拾石向擲致斃更有拒捕情形該署撫並不據情嚴究遽以鬪殺定擬殊屬輕縱未便率覆應令該署撫詳加嚴究務得起衅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劉 將周宗一改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依罪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具題於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議覆初六日奉

旨周宗一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湖廣司

一起為飭審事龍山縣通詳隆山林等強搶王氏圖嫁一案
先據湖南巡撫喬 疏稱緣隆山林籍隸邵陽係王氏故
夫隆良相無服族姪隆良相於乾隆二十六年挈眷搬居
龍山佃種山地至二十七年病故遺妻王氏并二子一女
王氏孀居將女許給地主王昌侯之姪王勝謨撫為弟媳
該氏常領幼子種山度日二十八年四月內隆良相胞弟
隆如相在籍聞兄病故邀同隆山林前來看望遂與在龍
寄住之表親張貴榮商議勸令王氏回籍改嫁王氏不允
隆山林言語不遜王氏即赴縣具控當經該縣拘到審明

將隆山林等責懲逐釋將王氏母子著令伊戚王勝謨地主王昌侯領回照看王氏因所居地方孤僻慮被強搶遂在城內歇家江石泉店內寄住隆如相責逐之後即回原籍隆山林負欠難歸至八月內因聞該縣公出赴省即起意強搶王氏嫁賣圖得財禮以作歸計遂與張貴榮商議并令代覓竹轎雇人扛擡許以事成謝銀五兩張貴榮允從詐稱王氏夫死不歸聽唆結訟央素識之陳克堂陳克美相幫強接送歸本籍以杜構衅許謝銀一兩陳克堂等不知嫁賣情事亦即應允轉雇潘廷揚郭添相幫同扛擡每人許給工價銀一錢本月十三日隆山林率同陳克堂

等携帶竹轎與張貴榮等同抵縣城東門外適遇王氏帶領二子在田檢拾穀穗隆山林即令張貴榮等將氏拉住氏子在旁哭阻張貴榮推倒在地將氏拉至轎上令陳克堂等四人輪流扛擡至陳克堂門首天色已晚即將王氏寄住陳克堂家王氏將隆山林等圖嫁先已經官責逐緣由對衆告知潘廷揚郭添相聽聞畏懼各自散回陳克堂等因既經被誘搶回勉為留住令弟婦與王氏伴宿囑令隆山林迅速接回免累次日隆山林謊稱出外設措盤費潛往湖北地方尋覓娶主而去王氏幼子二人見母被搶奔回歇家江石泉店內哭訴前情時值該府通判賈慶祚

馬案月錄
二
巡查至縣江石泉即赴稟報差役拘獲張貴榮等收禁行
縣審究該縣回署緝獲隆山林到案一併訊供通詳屢審
不諱查隆山林係王氏故夫隆良相無服族姪搶去之後
雖未賣成但起意強奪原為圖財嫁賣且寄匿陳克堂家
已經多日未便因其尚未售賣稍為寬減將隆山林依疎
遠親屬圖財強賣例擬絞監候奏請

定奪張貴榮擬流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疎遠
親屬圖財強賣者照例擬絞等語係指強賣已成者而言
所謂照例擬絞者即照強奪良人妻女賣與人為妻妾之
例也又例載強奪良人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

已被姦占例減一等等語今此案隆山林係王氏故夫隆
良相無服族姪圖得財禮起意強搶嫁賣轉雇陳克堂潘
廷揚等擡轎搶拉而去寄居陳克堂家王氏將隆山林搶
嫁緣由對衆告知潘廷揚等畏懼各散陳克堂即令弟婦
伴宿并囑隆山林迅速接回隆山林託言設湊盤費潛行
外出旋經被告獲審並未得財亦未議有娶主是隆山林
嫁賣王氏尚屬未成今該撫將隆山林依圖財強賣例擬
以絞候與例未符應令該撫另行詳審確情按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署湖南巡撫吳 將隆
山林改照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

被姦占絞罪減一等例擬流張貴榮應改照為首流罪減
一等例擬徒具題於乾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九日議覆
三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

江蘇司

一起為報明事銅山縣梁明安致傷王堂冒風身死一案先
據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暫留江蘇巡撫莊 疏稱緣
梁明安與王堂隣莊居住素好無嫌乾隆二十八年八月
二十九日王堂之弟王燦捉有鶴鶉一個於九月初一日
帶赴夏家樓趕集適梁明安在彼見而取看欲令送給王
燦不允時有崔勳走至梁明安即將鶴鶉遞給走開王燦
向梁明安索要彼此爭吵當經張楚華葛臣等勸散各歸
梁明安因王燦辱罵氣忿前赴王燦所住莊上欲向伊叔
王純一告知甫至莊西值王燦與兄王堂分執鎌刀鐵鎗

在地撈草梁明安向王燦理論王堂庇護其弟用鎗戳傷
梁明安左右脇左後肋左腿四處王燦丟棄鎌刀上前拉
阻梁明安將王堂之鎗奪過用鎗桿打傷王燦右手大指
又打傷王堂左右後肋携鎗走避王堂拾取鎌刀向砍梁
明安情急用鎗頭挑格致傷王堂食氣嗓隨即逃遁王燦
擡兄稟縣驗傷飭醫調治詎王堂於九月初六日因洗臉
不慎將傷處包裹擦開以致傷處冒風醫治不痊至初九
日殞命屢審不諱查梁明安戳傷王堂雖屬鐵鎗但本係
王堂所携該犯被傷奪過回戳並非梁明安持往與兇徒
執持刀鎗傷人之例不符其該犯戳傷王堂食氣嗓原驗

傷係斜深並非直透訊據醫生張見垣供稱原可醫治乃
王堂自不小心擦傷包裹以致冒風身死將梁明安依原
毆傷輕因傷風身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具題經臣部查
律載原毆傷輕不至於死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
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是傷風身死命案必其原
毆傷輕不致於死者方與免抵之例相符此案梁明安用
鐵鎗桿毆傷王堂左右後肋兩處復用刀戳傷王堂食氣
嗓左正係致命咽喉處所原驗傷痕深入三分長至四分
是其鎗刺原傷本重即不抽風已足斃命該撫遽依原毆
傷輕冒風身死減等擬流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按律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梁明安
改依闖殺律擬絞監候具題於乾隆三十年閏二月三十
日議覆三月十三日奉

旨梁明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鶴峯州張成一等毆傷鍾又善身死一案先
據調任湖北巡撫常 疏稱緣張成一即成貴籍隸湖南
永順縣與鍾又善素無嫌怨因州民田世蛟劉漢書等有
祖遺勝孔壩官田溪秋水營等處公共荒山歷年採取黃
栢完納山稅復於乾隆十五年報墾陞科祇因勝孔壩相
連之進寶岩與宣恩縣交界十一年有滕國順等價買宣
民覃順山地越採黃栢經田劉兩姓控經前州胡式璟審
明不許越占取結在案至十六年覃順復將餘地大竹筍
等處賣與張成一之兄張成舉等為業二十二年張成舉

以賣主有竹竿抵進寶岩之語遂至勝孔壩開種田世蛟等稟經該州訊明逐釋田劉兩姓陸續招佃鍾又善田士若張奠臣熊世見高見一王岐山朱公則等十餘戶開種地土分住秋木營官田溪兩處二十六年春間覃順回家張成舉向索大竹竿土地覃順仍將勝孔壩指為大竹竿抵飾張成舉遽信為實遂令伊子張能國張能元同張成一并伊佃吉國清薛學虞等前赴秋木營熊世見家逼令熊世見張奠臣高見一認佃並令薛學虞代立課字因鍾又善田士若住居該地遂將二人姓名一併註於字內厥後時向各佃索課二十七年五月內田世蛟等赴州具控該州因張成舉等屢次爭占非勘不明關移宣恩縣趙士聰以時屬農忙禾苗正盛約俟秋後會勘至九月初二日詎張成舉不候勘斷起意糾衆索課商令伊弟張成一張能國帶同牛斗方史玉珍史作華胡萬鐘胡必貴李勝美等八人赴秋木營鍾又善等家索課又令張能秀帶同李得友李得秀吉國清童蘇等五人赴官田溪王岐山等家索課張成舉當即轉回張成一等行至鍾又善屋前張成一放鎗驚嚇隨齊赴鍾又善家吵嚷令鍾又善交課鍾又善不允張成一肆行詈罵鍾又善之子鍾永芳見其人衆勢兇與同居之熊文友往外喊救鍾又善亦即出外走避

張成一趕上即用所帶鐵尺毆傷鍾又善頂心偏左張能國亦拾木棍毆傷鍾又善右胳膊鍾又善向張能國撲毆張成一又用鐵尺毆傷鍾又善腦後倒地以致墊傷右膝擦傷右膝肋鍾又善之子鍾永隴赴救又被張能國棍毆髮際偏左張成一等因索課不得即至附近之田士若家時田士若見其人衆先已躲避各犯又轉赴官田溪而去比張能秀等先至官田溪王岐山家索課王岐山不給張能秀用棍毆傷王岐山頂心偏右王岐山跑避張能秀等復至朱公則等家時張成一等至彼會合朱公則等亦各畏勢逃匿張成一等無處索課隨各走回迨鍾永芳歸家

見伊父弟受傷即同鍾永隴背父往州具報是日中午至桃子壩地方鍾又善傷重殞命將張成一比照生員武斷鄉曲欺壓平民其人不敢與爭旁人又不敢勸阻將人毆打至死例從重擬斬監候照例聲明請

旨定奪張成舉擬遣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文武生員如有武斷鄉曲倚仗衣頂橫行欺壓平民其人不取與爭旁人不敢勸阻將人毆打至死者從重擬斬監候等語此專指身列青衿不守禮法恃符橫行兇毆平民致死者而言此案張成一之兄張成舉價買覃順大竹竿等處荒山誤信賣主覃順之言始則令各佃鍾又善等認佃

交課繼又令伊弟張成一伊子張能國等各執鐵尺鎗棍分途前往鍾又善等家催令交課迨索課不遂張成一等用鐵尺木棍毆傷鍾又善頂心等處殞命細核案情是張成舉糾衆挾佃實此案首禍之人乃以中途患病轉回一語聽其推卸其先事是否謀毆臨場有無主使之人並未加詳究案情尚有未確至張成一本屬舉人其毆斃鍾又善情形雖較兇橫究係聽從伊兄指使與生員倚仗衣頂橫行欺壓者不同且鍾又善曾經向前撲毆鍾永隴亦前趕毆又與其人不敢與爭旁人不敢勸阻之例義不符查聞毆共毆案件各有本條若其間情節較兇自有秋讞會

核分別輕重辦理之例未有於定案之初因其案情稍重輒舍本條濫行牽引別例致滋混淆事關斬絞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加審訊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湖北巡撫王 將張成一照共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張成舉改照原謀律擬流具題於乾隆三十年五月初八日議覆初十日奉

旨張成一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司

一起為夫遭毆傷身故事慈谿縣民葉阿相毆傷無服族叔
葉天成身死一案據浙江巡撫熊 疏稱緣葉阿相與葉
天成素無嫌怨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葉阿相攜帶
擔索赴公山砍取枯柴挑回路過葉天成柴山見小松甚
多遂偷砍四株砍斷作柴挑至山脚田邊被葉天成看見
即持扁擔趕毆葉阿相肩甲葉阿相棄擔求饒葉天成不
允向奪柴刀聲言作據送官扭住不放葉阿相急圖脫身
伸手掙住葉天成項後葉天成仆跌葉阿相隨手用鈎刀
背毆傷葉天成項頸葉天成爬起欲取扁擔向打葉阿相

情急先拾扁擔掠傷葉天成右腳腕骨折倒地喊叫有柯
阿滿聽聞趕往葉阿相挑柴而逸詎葉天成受傷骨損醫
治無效延至十二月初九日因傷殞命屢審不諱查律載
親屬相盜無服之親減一等若有殺傷者各以殺傷尊長
卑幼本律從重論等語將葉阿相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
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律載
盜田野穀麥菜果無人看守器物計贓准竊盜論免刺有
拒捕依罪人拒捕論又律載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
候又律載親屬相盜無服之親減一等若有殺傷者各以
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者論又律載同姓服盡親屬
相毆至死以凡論各等語細繹律義親屬相盜有拒捕殺
傷則應科其拒捕之重罪至同姓無服親屬相毆至死以
凡論則拒捕至死亦應以凡人拒捕科斷律義甚明不容
牽混此案葉阿相偷砍無服族叔葉天成山野松樹葉天
成扭住奪刀葉阿相圖脫用刀背毆傷葉天成項頸葉天
成欲取扁擔向打葉阿相先拾扁擔掠傷葉天成腳腕骨
折倒地越五十日外因傷身死是葉阿相偷砍山樹本係
罪人而葉天成係屬應捕事主該犯圖脫輒行毆斃自應
依罪人拒捕律科斷雖服盡親屬相盜律得減等而相毆
至死既與凡人同論則行竊拒捕毆死人命即應照凡人

馬案片錄
拒捕一律科斷今該撫舍其拒捕本罪專治其毆死之罪
將葉阿相仍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照闖殺律擬以
絞候與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葉阿相毆依罪人拒捕殺所捕
人律擬斬監候具題於乾隆三十年六月初四日議覆初
六日奉

旨葉阿相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河南司

一起為詳請咨部等事裕州賊犯張林行竊賈朋林家拒捕
劃傷事主一案據河南巡撫阿 咨稱緣張林原籍山東
傭工度日與在逃夥賊徐鴻儒素相熟識因無營運於乾
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在籍起身偕來豫省覓主餒蚤
四月二十六日行至龍泉店因乏盤費徐鴻儒起意行竊
商之張林亦即允從是夜在漫地砍取木椿紮縛麻繩三
更時偕至事主墻外空地扒桿上墻入院張林將事主房
門掇開一扇挨門進屋尚未得贓詐事主賈朋林聞響驚
覺起身追捕張林急忙逃走至院徐鴻儒聞捕隨跳墻先

逸張林正欲上墻被事主從後抱住聲喊拿賊適保長夜
巡及隣佑人等在外接應事主抱住不放該犯力掙不脫
情急拔取身佩小刀劃傷事主左手中指及右手無名指
小指冀圖鬆脫事主不放保長等隨即進院一同拿獲張
林應照罪人拒捕於本罪上加二等刃傷人者杖八十徒
二年加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查例
載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如有逞兇執持金刃戳傷事
主者照罪人毆斫捕人至折傷以上律擬絞監候等語今
張林行竊賈朋林家已經進屋事主賈朋林驚覺追捕張
林逃走被事主追獲抱住聲喊張林力掙不脫輒拔小刀
扎傷事主左右手指正與竊盜拒捕刃傷事主擬絞之例
相符該撫將張林依罪人拒捕於刃傷本律加二等杖一
百徒三年批結發落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文去後續據該撫將張林改依罪
人毆斫捕人至折傷以上例擬絞監候具題於乾隆三十
年七月二十五日議覆二十九日奉

旨張林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四川司

一起為遵批檄行事駐防銅梁縣汛重慶鎮標右營外委田忠禮違例疊責民人李現章因傷致死並行賄私和一案據四川總督阿 疏稱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夜雨後水發有縣民劉錫壇被水冲失圈猪三隻經李廷芳與譚湯元撈獲二隻李必安撈獲一隻交李現章牽拴城隍廟李現章私將猪牽藏伊弟李文仲家劉錫壇先尋見李廷芳所撈猪二隻初九日邀伊戚營書蘇珩討謝錢一百文索取猪隻譚湯元嫌少吵嚷蘇珩回知田忠禮即拘李廷芳譚湯元到汛各予責處并訊據李廷芳供出未獲猪



一隻曾見李必安撈得隨喚訊李必安供交李現章收存傳訊李現章供未見猪田忠禮當將李必安責打著令賠猪十一日李必安引同劉錫壇在於李現章之弟李文仲家查獲原猪稟明田忠禮輒喚李現章責打十鞭十五棍李必安等均因被責不甘十二日同赴城隍廟鳴冤李現章將神帽打落客保陳秉禮至汛稟報十三日田忠禮復喚李現章到汛又責打鞭棍各十五下經隣人石國華具保背回傷重潰爛延至二十八日夜因傷斃命時值該縣張文炯因公赴省李文仲將屍棺殮欲赴上控屍妻鄒氏又與屍姊李氏在於城隍廟內吵鬧田忠禮囑令蘇珩設

法挽和央縣捕龔元給李文仲錢四千文白布一疋以為趨薦之資李文仲控縣經川東道批縣查報差役賀奇周隆喚審田忠禮畏懼又令蘇珩央同賀奇等向李文仲押和議給錢三十六千文李文仲被勒無奈假意應允田忠禮復面託該縣刑房典吏唐冠儒同蘇珩向張正吉借錢寄放劉錫朝家押令李文仲及屍妻鄒氏至縣投遞病死悔結賀奇等始將錢文分給李文仲三十二千並屍姊李氏四千李文仲等將錢暫收正欲首告旋經該府訪聞提審詳報經前署督臣阿爾泰將田忠禮咨革外委飭委署合州事南川縣知縣龔宣明檢驗屍傷並經臣將瞻狗汛

弁玩視人命之銅梁縣知縣張文炯題叅在案茲據審解覆訊無異查田忠禮係分防汛弁敢於違例干預民事並將李現章疊次鞭棍交加以致傷重身死雖訊無懷挾私讎實與故勘致死無異田忠禮除擅責民人李廷芳等及行賄私和輕罪不議外照官吏故勘平人致死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刑部等衙門議覆查律載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致死者斬監候不得刪改律文內懷挾私讎字樣混引故勘平人概擬重辟等語此案外委田忠禮以武弁干預民事將李現章責打身死其情罪視地方有司官員將人犯非法毆死者雖屬較重但李現章捐豬不還例

應坐贓治罪本非平人其與李必安等同赴城隍廟鳴冤竟將神帽打落尤屬肆橫田忠禮聽稟喚責已據該督查明並無挾讎等情自應悉心酌核比例加等科斷以昭平允乃該督因武弁責打民人致死律無作何治罪明文輒將例內懷挾私讎字樣刪去將田忠禮照故勘平人致死律擬以斬候殊與律例不符事關出入不便率覆應令該督詳核案情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阿將田忠禮比照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杖一百徒三年律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具題於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議覆十三日奉

旨依議

奉天司

一起為咨行定擬事家奴劉德強姦伊主馬達海姪媳烏克登依氏未成一案據黑龍江將軍傅 咨稱緣劉德係山東革捕因糾竊分贓案內擬軍嗣因在配脫逃拿獲於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內改發黑龍江賞給領催馬達海為奴馬達海之姪楠泰現在軍營遺妻烏克登依氏與馬達海同居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夜馬達海與妻在於南炕睡卧烏克登依氏在於西炕睡卧劉德在於北炕睡卧俱各就寢至半夜時劉德輒起意強姦烏克登依氏即取小刀潛至烏克登依氏炕前將烏克登依氏抱住烏克登依氏驚

醒喊叫劉德畏懼即奔回已炕馬達海聽聞起視問知緣由即往查看見劉德持刀在手隨令伊妻告知隣佑將劉德拿獲呈送審訊不諱查律載強姦者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竊犯問擬流罪在配復逃者照積匪猾賊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再犯者發往伊犁等處給兵丁為奴等語今劉德係改發為奴之犯仍不知悛改欲姦伊主大功姪媳情殊可惡將劉德改發伊犁為奴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查律載奴及雇工人姦家長期親之妻者絞監候等語律內不分已未成姦但強者即擬斬候誠以主僕名分最重與平民犯姦者罪名迥別此案劉德

係改發為奴人犯輒敢持刀強姦伊主馬達海之姪媳烏克登依氏按律自有正條該將軍將劉德照凡人強姦未成例加重照軍犯行竊例改發伊犁定擬殊屬錯誤但查馬達海與姪媳烏克登依氏及劉德同居一室卧炕相近劉德何以毫無顧忌膽敢持刀潛赴圖姦及一聞烏克登依氏驚喊何又立即奔回至馬達海聽聞查看劉德奔回北炕為時已久何以尚復持刀在手種種情節並未訊明其中或另有捏飾別情亦未可定應令該將軍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行文去後續據該將軍將劉德改依奴姦家長期親之妻強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具題

於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議覆十一日奉
旨劉德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湖廣司

一起為黑夜私逃事澧州審詳王大有姦拐已故千總胡洪
道之妻張氏一案據湖南巡撫王 疏稱緣王大有係四
川打箭爐人因澧州人胡洪道為打箭爐千總在彼繼娶
張氏為妻胡洪道胞弟胡漢衛娶王大有之妹王氏為妻
王大有與胡洪道誼屬姻親往來官署乾隆二十五年正
月胡洪道在任病故王大有即與胡洪道之妻張氏通姦
是年四月內胡洪道之弟胡漢衛赴任所搬柩接眷邀王
大有伴送同歸款留居住嗣因胡漢衛表弟楊道一往四
川萬縣生理王大有以住久欲歸遂與約伴同行擇於八



月初二日起身張氏因不服水土欲回四川私約王大有
伴送回王大有慮胡漢衛不允約俟起身後至十三日
夜往接八月初二日王大有與楊道一起身初三日早行
至寶塔寺王大有託言吐血病發欲回胡漢衛家養病騙
令楊道一先行潛匿在外雇定船隻復於十三日詭稱接
妹雇覓不知姓名騾頭令在途等候二更時潛至張氏門
首張氏預將衣飾銀兩包就開門遞交王大有張氏出外
騎騾逃走次早坐船由水路而逸及胡漢衛察知四覓無
踪報州通詳奉批飭緝詎王大有與張氏沿途認為姊弟
繞道雲南時相姦宿十二月初一日行至四川清溪縣境
被把總盤獲送縣審究詳咨遞解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
五日夜王大有在清溪越獄脫逃經該縣通詳勒緝隨喚
張氏之叔張沛伴送張氏移解澧州先將現犯審擬張氏
將在官署調姦隱諱止供在途通姦依和誘知情為從例
擬徒楊道一訊不知情先行省釋在逃之王大有俟獲日
究結張氏原領

封典照例彙繳嗣於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大有
在小金川地方被土司拿獲解營移交打箭爐同知押發
清溪縣仍解楚省質審究結咨奉刑部知照於乾隆二十
九年十一月初五日該州准雅安縣移解到州該犯於三

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因解審在司監病故驗訊並無凌虐情弊查王大有與張氏通姦商同私逃中途復通姦好其為因姦拐逃已無疑義王大有除越獄脫逃在未奉新例改調之先業經川省以罪無可加咨准部覆仍解楚省究擬完結不議外合依和誘知情為首擬遣例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今該犯已經病故應無庸議張氏前供失實已據該州訊明因王大有未經到案是以隱諱且從前已審擬杖徒詳奉分別收贖的決應毋庸議

勅軸已繳又復改嫁應給後夫領回完聚等因咨達前來經刑部查例載軍民姦職官妻者姦夫姦婦並絞監候又律載命婦夫亡再嫁者追奪

勅誥並離異各等語此案姦婦張氏係已故千總胡洪道繼妻於乾隆十六年領受

勅軸夫亡之後與王大有通姦同逃自應照職官命婦例定擬乃該前撫於二十六年張氏到案時既經訊係千總繼妻領有

封典照例追奪

勅軸是以明知為職官之妻而審明擬斷則祇依常人和誘知情為從例擬徒批飭外結並未照例辦理今川省將王大有拿獲解楚審擬該撫復仍照原擬將王大有擬以發遣



在監病故不議并聲明張氏業經改嫁應給後夫領回完
聚等因前後審斷均屬未協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
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文去後續據湖
南巡撫馮 將王大有張氏均依軍民姦職官妻者姦夫
姦婦並絞監候例均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王大有已經
病故無庸議具題於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議覆十

七日奉

旨張氏依擬應絞者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所
圖
書
印

